

樊

山

集

樊山集卷二十四

恩施樊增

文乙

謝榮將軍惠蓮環銀藥瓶啟

使還蒙賜蓮環藥瓶一枚珍珠排字銀鏤成花合爲金印之  
一方開則潼關之四扇君臣佐使名次釐然甲乙丙丁部居  
不紊報之青玉案深愧桃投盛以紫荷囊常聞薌息贈還丹  
於關尹道德堪傳灑甘露於嗚人慈悲度世甘甯銀椀帳下  
分嘗飽照藥匱集中故在扇名摺疊遜此真香瓶號楞伽無  
斯巧製芬芳可佩卷握不離擬厥儀形大似同繩之雁錫之  
弗祿無非比翼之鴛樞軸任其卷舒痧暑由其祛辟器非瑚  
璣自慚鎖骨之輕軀更作神仙深感延年之美意謹啟

謝友人惠冰啟

時在上海

僑寄海境屬當炎序新冰載貺毒暑潛移玉山照顏瑤水生  
骨淨驅蠶蚋環置瓜桃渴引金莖恍三霄之浥露困眠花簾  
異九日之煎沙益助詩清不憂酒惡報之瓊玖託青鳥以將  
誠舍入櫻桃共玉魚而不化

家大人六十生日徵詩文啓

蓋聞事親之義莫大乎顯揚不朽之徵必資乎文字而況功  
成銅柱是伏波鬢錄之年會列耆英當潞國退閒之後則夫  
承顏戲綵鞠厯擎觴者能勿乞仁人之言以祝期頤之壽乎  
樊氏之興始自甘涼遷于梁益再徙施州僑居彝水蹇叔以  
皤皤良士永保於秦項籍則世世將家有名于楚兜整七葉  
並致貂蟬河鼓一星代生熊虎先勇毅公之杖節而興也  
廓清青海都典西藩李晟爲社稷而生長孫與雷霆爲比雲  
臺列畫劍履猶新鐵券一方子孫世守爰及高曾之世並膺  
方岳之任先祖慎五公勤宣丹徵玉鉉留銘先本生祖  
孟修公道粹黃中銅川毓瑞至家君光昭蘭綺譽美鵬辰  
孔文舉之初年劉眞長之早歲羣兒游戲刻蠟鳳之形四字

宮商指鐵鐙之樹人謂機也弱冠起羽楫以能文植也將門  
賦驪龍而並訝昔則起家於介胄今將馳譽於慈恩而乃韓  
起憂貧毛生執養王震不第斯成將帥之才定遠將侯乃以  
備書爲恥鳳翔嗣鎮李涼國之高名京兆重來柳河南之故  
事故知忠貞世篤何忌於道家之言敷歷繼勤斯益彰先德  
之盛矣其始仕也餓豺居上赤豹肆橫士以襄樣爲譏人憎  
宣明之面 家君孤標嶽豎峻節星崇藥伯驕兵魏絳姑從  
其帥樂王贖貨叔孫不濟其貪固已英識先澄貞風獨邁鄂  
督裕公課運最而見知總上流而稽憲丞相之臂唯李穆可  
爲仲父之舌待際朋而運廉頗爲將豈去趙則無功張旣居  
官唯還鄉之可費用唯知已格匪停年旣而丹徼傳烽赤眉  
橫野屈律荒唐之讖潢池盜弄之謀傲擾蒼梧毗連象鄗於

是五諸侯之象上動星文九節度之師來如時而家君期  
門請戰樂府從軍前箸以畫山川中軍而叅旗鼓辛亥三月  
轉戰風門輿偪陽不下剋七日以無功劍閣高憑越萬夫而  
不進夫霆驅虎豹奏捷於昆陽雪滿檠鞬殲渠於淮蔡爰乘  
妖霧潛奪崑崙長歌而三箭飛一鼓而夾城破徒以孤軍深  
入羣盜復張甫草檄以請援遂合圍而再戰耿恭拜井積誠  
動天王龍出關轉敗爲勝卒使羊燿蛇豕臂斷螳螂捷書方  
奏於甘泉重鎮遂移夫桂海崇班絕席已心知賈復之功險  
人忌才乃計迫曲端於險是年八月趣還賓州蓋自絳節旣  
東而黃巾遂北矣賓州雜居夷獠阻究深毒黃龍之兵未來  
青嶺之烽斯熾家君整齊行列簡練桀僞擊燔所至風鶴  
不驚賣刀者買渤海之牛避射者識公孫之馬用是擢美巨

鎮建燾名區左江濱帶潯梧襟喉鬱柳民有竹王之裔山多  
藤峽之狇滿野蓬屯憑城狐嘯於是內修忠信外示嚴威誓  
蒼兕者三佩金符者四百戰百勝越北府之兵七縱七擒懷  
南蠻以德乏糧累月背嵬無他持戟一呼樓煩卻走遂使水  
犀軍偃銅馬烽消望趙賧之蒿車愧生羣盜覩令公之甲冑  
羅拜諸夷軍無躑踰之聲風靜彈碁之晝豈特民皆如子方  
召杜之能賊盡呼兪負宗岳之望已哉繼乃劍槩褒功沅湘  
移節攀轅離水假道黔中凡夫毒草癘蒸巴箐黑合漚鬻交  
身之眾溪蠻洞獠之鄉莫不繡襦爭翻香醴敬蒸蠻花坐帽  
吹簫騎象而來豆飯盈筐煮酒攀狔而進家君講明忠義  
宣撫雄酋重趺者負弩前馳鬪角者持鞞不去餞劉殊切借  
遠無因旣而泛牂牁涉沅浦涉洞庭入辰溪爰開都護之府

用爲列鎮之冠方略旣設逆苗以平丙辰歲之七月遷永州  
鎮斯時也油囊大槩盡撤邊防玉帳牙旂祇須臥鎮秋風挂  
笏踞絨座以看山明月移牀呼馬曹而共飲加以春深鉗錡  
花滿愚溪訪茂叔之故居詢儀曹之宦蹟殘蕉十本破菴讀  
碑黃葉四飛圓笠呼渡於是杲之入幕芙蓉始秋漫叟流杯  
魚鳥盡熱奉板輿於花下課兒輩於公餘繡滿弓衣詩如長  
慶愛騎羸馬人識山公斯又羊南城之雅懷庾武易之遺韻  
也已戊午十月初

顯皇帝於京師是時草澤方興朝儀多昧益以他途所進遂  
多隕越之虞以故敬則拍張天顏不憚鄂公怒視舉朝若驚  
家君瞻笏從容垂紳寅雅虜形在目數御座之花紋先業垂  
詢憶景靈之畫像九天香案劍席旁連百戰貂裘箭痕可數



用是豐官屢召朝簿頗登齊康侯三接之榮逾漢廷四見之  
數方謂孤忠貫日八翼翬霄將黃金周衛其身豈赤舌敢燒  
於口而乃鋒車匹馬方快入燕巧詆飛文特工詛楚 家君  
身原易退志愜閒居挂冠神武之門投版瀟湘之水此角巾  
東第叔子所以稱賢徒步南岡沈公所以見志也辛酉七月  
還於宜昌北郭春山臥添雪鬢草堂秋雨罷讀陰符問帳下  
之徧裨半紵金紫認兒時之釣弋欲話滄桑雖復種豆南山  
垂楊左肘釣魚春水羅雀開門然而射虎弓涼尙說藍田之  
獵相牛經熟閒吟白石之篇消正則之離憂賦淵明之歸去  
往往百錢入市笑看盤鈴二客從游閒携斗酒試問南征諸  
將孰終始於功名華省羣公孰優游於田里而欲以慈明之  
進傲展禽之窮以濟南之徵譏北叟之放固知我 君之不

與易矣 家慈徐夫人少 家君六歲珩瑤馨流衣帽戒肅  
布裙作苦長史見而若驚繚練無華舉國聞而增嘆梓桑言  
復釜飢長懸猶且截髮留賓撤環怡饌繭瓶陶器屢問齏鹽  
秋蟀春鷓無閒機杼用資中饋之寄咸知內助之良今者舉  
案剛齊懸弧恰屆稱梨眉而未老數絳甲以方週韓圃香多  
翟門客少召丁年之部曲賜酒爲歡携丙舍之諸孫看花不  
倦放謝公於山澤縱非霖雨之心圖白傅於屏風卽是淩烟  
之畫 增祥 舉比虛擁菽水滋慚欲扇清芬當求椽筆所望文  
貞學士儒林丈人綺製遙頌瑤華並覬管城五色齊開旌節  
之花仙樂八瑯競奏鏡歌之曲則當黃純織字綠玉雕文永  
賴徵言益添遐算陳元方之師友咸稱太邱之賢楊嗣復之  
門人作獻鯉庭之詠謹啓

請李愛伯先生主盍簪社啓

比者禍館鞿居吟朋萃跡遂建盍簪之社將爲過夏之謀先生八公招隱作松桂之主人五考爲郎致公卿於門下固宜講明絕學引翼勝流猥自謙沖選居師席旣孤後進之望抑非誨入之心在昔扶風得士幸吾道之西行伊川授徒嘆兩賢之晚遇以方目前殆不爲過汝翼敦叔最號醇粹紫潛仲彝並勵奇節子珍內治樸學外收藻譽顧皆冲虛悅道暹勉從師若祥者生本將家夙嗜文藝自違曲江之門未遂高山之仰旣瞻日月敢外宮牆伏望先生俯鑒愚誠咸加引掖臨池而外偶習房書走虀之餘兼游小學加以巷無南北屏列東西情話之洽略比於家人詩筒之來較速於官馬從此清風朗月資乎夜談柔史剛經排爲日課先生籤題甲乙筆劄

丹黃顧而樂之喜可知已一月之內會凡數舉間携瓢杓同  
討幽深高屐練裙續勝游於蕭寺白魚紫筍擬風味於故鄉  
載佳釀而來以供函丈扶籃攀而往都是門生花枝照乎琴  
樽魚鳥豔其中服固知業受河汾將相乃適然之事道同莊  
惠濠梁真快意之游請事威殷主盟奚卻庶幾斐然有作許  
狂簡之可裁來者方多幸沫泗之不瓶

四月四日醮客龍樹寺啓

開者待詔公車盍簪謁館屬好春之婪尾謀暇日之遨頭龍  
樹寺者目下名藍與誠舊址地非南館亦許開筵會異西園  
每勞飛蓋薇壺練帶好看佛院之花晚筍初櫻聊具香積之  
飯期以月之四日集飲於蒹葭移時先浴佛之辰人符登瀛  
之數蠻榼始至則馴鴿窺廚犢車欲來則山僧掃徑加以積  
雨初晴軟塵尚溼遠山新沐雙鬟墮煙叢荻怒生一碧成海  
足以消除世慮吐納煙嵐所望佳興與伺輕軒夙駕加辰卽  
往逮暮始歸諸天寂鐘梵之音六時領山水之趣花枝照席  
可代酒籌簾翠微波時通棋響將使斜簪散幘朝士遜其蕭  
閒羽扇絲囊長安傳其韻事斯纓裾之極盛亦京洛之俊游  
其或定子能歌紅兒善昧迎來油壁佐我清樽則天女散花

亦入維摩之室侍兒倚笛曾吹金谷之春儻載花來定回佛  
笑幸辱玉趾敢布紅箋

謝南皮師贈婚費啓

月日伏奉小帆前輩宣諭盛意並賜婚費五十金來從朱邸  
暖到青廬拯曲道之長貧憐阮脩之晚娶伏念某四方蓬矢  
一榻茶煙伯魚之娶再三人言以爲搃舅商瞿之年四十師  
門盼其生男屬以冰上藻言將於霞朝成禮方拮据於納采  
忽驚喜於分金宜室宜家恰費露臺之半秣駒秣馬欣從月  
殿之游此皆我夫子惠溥門牆恩周怨曠酬豨苓以高價曲  
成藥籠之材噓桃李以春風催結綠陰之子某惟有禮遵少  
賤仁逮細君效華祝者三合蘭閣之十新人善織遙瞻博望  
之仙槎女子知名亦問韶州之風度

約王殿撰看花啓

春光九十都人士競逐遨頭佛名三千子大夫裒然舉首將  
騁懷於暇日豈隔面於同年可莊仁兄舊學書裙新恩賜炬  
三館牡丹之製寫進

珠簾四相芍藥之花分簪紗帽少日詠梅花而安排宰相

九重對蜀柳而想見風儀乃被寵遇之李翰林亦合時宜之  
蘇學士間者麴塵風暝綺陌晴薰曰觀乎曰既且猶是永和  
之上已如遊龍如流水最多長安之麗人勝日尋芳先期折  
簡出游京洛觀者問誰家之璧人試倚蒹葭皎然如風前之  
玉樹



賀邊中丞調撫河南啟

某聞以身許國非臣子之所得私任官惟賢乃朝廷之所甚急霖雨方期於澤物卿雲何意於還山恭惟某官德應中崧名高太華盱衡三輔實爲天下之雄前後十年遂建關中之節公初爲陝西糧道不十年而至巡撫時和歲稔吏畏民懷滅助役之錢去民所必欲去議手實之法言人所不敢言屬以時局艱難病心鬱佛將抽身於綠野遂拜疏於丹宸我

皇太后

皇上優禮儒臣深維疆寄以爲畿狃內侵之日有方召居鎮則民賴以安宣仁簾聽之朝非韓富諸賢而誰與爲治蹇假三旬之休沐俄傳九陛之除書爰詔秦梁互移麾纛八方風雨將和會於中州劉夢得上晉公詩兩鎮旗牙遂交迎乎

上將

宋曾文肅與弟文昭公互爲節度有句云兩鎮交迎上將牙

其在於昔惟周公召伯

治東西二陝而齊名其在於今則湘鄉合肥督南北兩洋而互易凡此封圻之嘉話具見廊廟之苦心獨念秦中一困於兵再荒於歲其敝常在民河南大則侵帑小則飾災其患常在吏故入關咨父老之疾愛甚於威而治梁用惠文之冠寬後於猛此惜寇君之去則滿路香花彼望郭侯之來則連村竹馬某某一官塵土兩月春風自憐紙上之蠅難隨驥尾畧似河中之鯉不過龍門遙炳心香肅將手版感深知已每惜士元非百里之才僻在荒陬不草羊公謝開府之表

上黃廉憲啓

一去門牆數更鱸筵屬以牙於西指手板東迎昔稱都講於  
堂中今習趨踰於道左先生莞爾舉國欣然恭惟某官紫氣  
臨關清標竦嶽聽訟甘棠之下陝以西召伯主之蒐才藥籠  
之中斗以南梁公而已未秉柏臺之節遂開紅籬之藩時方  
使慎筦度支急收才俊過先公之東關避席不遑問講舍於  
關中及門猶盛前爲師而後爲憲施於政教而兩不疑上立  
德而次立功合之文章爲三不朽獨念秦中自經荒蕪頗甚  
凋殘夫何至此極耶曰兵也曰歲也尙有言興利者爲官乎  
爲私乎前旣開源而節流近復造冊而徵信其箝制官吏若  
縛牛衡軛之上而隨以鞭笞其煩擾小民若置魚泥淖之中  
而恣其蕩瀾其實關中之治迥非流俗可同室鮮酣歌恒舞

之娛門無女謁苞苴之累其人才如孟公綽之仕魯可爲老  
未可爲卿其行事如江夏王之用兵無大敗亦無大勝明公  
若求非常之才與之上下縱橫共贊

神武中興之烈則秦國聞其無人若得安靜之吏與民休養  
生息使無嘆息愁恨之聲則如某比者甚眾儻蒙芻蕘之下  
採當效駢角之舉知某某緊縣頗移初心靡改屬閭閻之未  
靖遂瞻謁之猶疏曾依儉府之蓮花可云有耀旣作公門之  
桃李豈得無言

與前任某君啟

兩人共楫互相濟於風濤之中幾日淘金甘自居於瓦礫之  
後每師前事極愜中藏某官清比晉人循如漢吏其言有醇  
醴之致味美於回所至無赫赫之功愛嘗在去交纔傾蓋懼  
若平生某通籍十年服官百里功名不進騎州生見笑之士  
牛材器弗如取桓公所棄之竹馬

與後任富平令啟

美田禾黍新來雨露之滋培繞郭荷花小作湖山之交代回  
看舊地奚啻仙都敬惟某兄才氣無雙治行第一山東出相  
卻要微知郡縣之勞朝右興賢行看內筦駁違之寄君山東  
人嘗以  
御史茲爲羊角仁晉鶯喬某棟樑滋慚芝蘭同味定識劉郎  
去後元都添千樹之花爭傳李今來時淮右有一新之壘其  
爲禁服曷旣敷宣

上張尚書師啓

月日由宜昌鎮轉寄電音敬承風愜將使襄糶乘於故籍治  
機要之文書伏念某早侍經帷叨塵記室能令公喜久期台  
輔於東亭無酌我多屢與尊彝於北海屬睽離於萬里失起  
居者五年自溫公再入中書安世遂疏於啓事然忠獻昔曾  
宏獎王巖肯事於他人孤露自憐春風非遠恭惟某官北斗  
孤杓南天一柱

帝心簡在則待以宋璟姚崇士望攸歸則比於孟軻韓愈閒  
者止戈爲武偃伯修文羅幕下之淵雲躋海濱於鄒魯芙蓉  
絕市有過少穆之英猷俎豆升堂遠邁儀徵之學海猶復遠  
招王粲屢辟荀慈冀收樗櫟之材庶獲壤流之助因念古者  
一開霸府多致英流是以鄴下浮瓜七子握靈蛇之寶淮南

餐桂八公從文鹿之遊以至梁苑詞人高齋學士錢唐上表  
中朝識羅隱之文澤潞飛書梁祖畏李生之筆凡以立言者  
不朽行遠者以文雖甚奸慝讀檄草而魂驚雖有仇讐見篋  
書則意轉從來有國不廢詞科自昔雄藩皆資叅佐要其人  
才之聚散亦視府主之禮羅故杜襲不屈於景升而彭蒙自  
媒於龐統牛奇章英識遠量則狂如杜牧而亦見容袁本初  
內忌外寬則賢如田豐而不能用試數

中興之賢佐無若湘鄉之愛才語其上客則有邵紫虛莫邵  
亭戴子高徐西叔之倫論其鄉英則有李天岳吳南屏鄧伯  
昭劉孟容諸彥將相多出其門下英雄半入於彀中自爾以  
還風流稍聞平遠好賢而不學湘陰尙氣而忌才有其才而  
不及知知其賢而弗爲用惟我夫子臺閣歐蘇禁廷頗牧陸



贊草興元之詔感動人心贊皇諭魏博之文曲盡上意頃歲  
殫心於開濟固難專力於文詞乃就越華之臺大啓平津之  
館八百孤寒之士不望崖州三千桃李之陰幾滿天下蓬萊  
雲氣想翔翥於龍鸞山海門庭任優游於魚鳥顧猶曲憐舊  
物遠召鰓生惟是某伏處苦廬未安窀穸一御豫州之聘尙  
稽吳苑之遊留滯關中消摩病裏當俟慈轡南返馬鬣告成  
乃能矯翼江東揚帆海表近舍皇甫湜遠徵居易在晉公固  
亟於收羅既謁韓太尉復見歐陽在蘇轍敢憚於奔走時擬  
由吳  
入文章光氣定爭南海之明珠几席清談可少東方之編貝  
謹修簡牘伏候起居投措無方專謁有日

與張學士啓

勝負兵家之常一青不掩賞刑 朝廷之柄萬里遄歸無待  
馬角之生已沐雞竿之赦某官起家禁捍患危疆屬鯨浪  
之未平遂龍沙之遠戍三年不見

帝念賈生之才一障可乘人忌狄山之直終回

天鑿重返 帝鄉海濱鐵拄杖隨學士以東還頭上玉門關  
喜君侯之生入

恩綸入耳雪涕沾膺而或者苛責夷吾深譏范蠡則長勺未  
捷以前魯侯不疑於曹沫彭衙拜賜而後秦伯猶用夫孟明  
能爲留侯之忍則項可滅而劉可與也倘服得臣之刑是晉  
再克而楚再敗也故恩牛怨李每致滯於功罪之間而杵易  
嬰難全不繫乎死生之際勉持晚節一雪羣言某某九邊馳

滌三輔罽樓詠飛鴻而公袞來歸比烏鳥而我頭將白敢修  
簡畢用布腹心閱校尉戊己之屯知益精於邊事編更生甲  
乙之集願勉和於新詩

答許竹簣侍講啓

誦詩而能專對允爲四國之儀彈琴而不成聲或過先王之禮丹鱗來告素鞞將除敬惟竹簣仁兄至性騫與使才宗鄧起家玉堂之署持節歐洲之庭鯨波紅海三萬里而有餘牛耳珠槃十九人之在後大君之命不辱惟端木之獨能二國之言無私非子員而誰與夫何風樹載感使華瓜戍三年春暉且暮遼城華表丁令鶴何意歸飛老母終堂蘇武節向來如是艱難忠孝感動華夷猶及禮廬之間出膺連帥之聘王琪館職從元獻南都之行李泌神仙入韓滉西江之幕彼皆內參華要外佐雄藩以昔方今若符合節珠江月滿玉帳秋清塵尾蕭閒胡牀徙倚圖畫奇肱之飛轂箋釋周禮之升人謀深帷幄古來獨美留侯表奏闕廷識者決爲羅隱然且佗

城覽古香浦移家因荔子而加餐防蠓油之見奪雖杜老溪  
堂自成流寓而謝公棋墅已迫中年龐居士之安禪服食每  
資乎靈照蘇端明之渡海巾瓶惟付於朝雲子如仙果而常  
遲節與黃花而共晚命駕千里始焉乘興而來養賢萬鍾終  
致爲臣而去琴城花暖買山先卜於青牛簫隴松寒啣土時  
來於白燕蓋封樹之計殫而轉蓬之遊倦矣弟與仁兄紫陌  
同年木天後輩雲霞契合似從杵臼間來旗鼓紛紜甯識神  
亭時否長慶台集篇篇助明下之僅方平千錢往往付餘杭  
之姥孔顏復生於北海英雄不數於本初泊乎庾信老成吳  
蒙孟晉有名當世還虞後世之見尤不薄今人彌覺古人之  
可愛往日新亭之涕淚大段蒼涼一時蜀洛之黨人莫非師  
友蓋共討論者數十事而相頡頏者二十年忽不自知客氣

之平時以爲有人倫之鑒既而陳湯使虜隨會遊秦若木春  
深出手有連鰲之釣竹林雨散慰情少附鶴之書龍劍終雙  
風萍果聚羽翻參差於南海衣裳顛倒於春中別日幾何互  
認老蒼之顏狀親年不待同悲縞素之衣冠猶且側帽看山  
剪燈聽雨辨仙人之玉帶訪真逸之鶴銘飲酒論兵可意無  
如於京口山光禪智人生合住於揚州張翰生平嘗有意於  
菰羹鱸膾信陵身世肯銷磨於醕酒婦人自憐有用之身期  
保歲寒之節扁舟行矣江天黯然弟立雪江城授餐花館起  
賓王之奏草肩聳雙鳶珣桓府之曹司心忘幾馬近當春煦  
並際祥除君是相如返漢殿承明之署僕如謝朓辭臨川記  
室之牋聞雲忽飛舊雨相見訪貞元之朝士訊河朔之酒傭  
尋夢春明摻袂大道史稱馬范猶兄弟惟姓不同世於甫白

多謗傷皆名爲累起居幸健嘉觀非遲

謝荊州太守和詩啓

增祥啓某聞淶水之奏罕答響於皇琴青琴之姿恥回笑于  
攀耳故聲有清濁容有佳惡事既殊致合者寡矣疇昔篇詠  
反復祇舒勞結猥蒙明公惠然答和捧函跪發喜與忭會得  
山水之清音皆成韶濩結雲霞之奇彩儷美龍鸞遂使弇州  
避席駿公失步何其盛也昔廣武贈言於盧生越公報章於  
薛氏晉公擊節於夢得河東摩壘于玉溪並著清徽鈞乎士  
望某無諸賢之望而公實具古人之心至於志殊宗怒期破  
浪于長風名異袁昂望絕塵於千里則龐公說士每患過情  
叔子譽鶴終慚不舞徒滋魚蚓之愧無任螻蟻之忱投措無  
方專謁有日增祥啓



復柯學憲啓

昨貢青羸一頭上備驅策伏蒙手書諭謝兼賜新刊列女傳  
二冊發函伸紙懽喜受持竊惟贈車昉於淵路而莫古於隨  
武子之主秦畫像起於仇唐而莫精於小娘環之仿宋何期  
絲鞋易此絳襪執鞭遠慕於晏嬰校書自慚於劉向愛士而  
求駿骨行歸按燕市之圖換馬而用蛾眉請視此屏風之畫  
敢持鏤管遙送星輶東華故人並祈慰問

午節饋太守食物及詩扇啟

菰黍炊香錦幃迎節艾人在戶方交扇乎仁風芹子將忱聊  
自同於冬曝恭惟某官飲水知清賜羅表貴照眼中之榴火  
五月流金握手裏之生綃一時似玉爰陳薄物以侑嘉辰秋  
菊落英本楚詞之故事芳蓮結子想樂府之深情雪滿成泥  
猶是湖心風味擣花作餅不同畫裏虛名更寫茶頭同將寸  
意所願紫霞杯裏添來蘭膳之馨明月懷中照我珍珠之字

上葉中丞啟

月前胡令傳諭毛文達公夫人七十生日明公議集同門遙

申華祝屬學使撰文命

增祥

製錦尋奉學使來翰謙讓未遑

輒手自撰寫以副明命伏念

增祥

一持手版遂棄毛錐耳熟

桁楊目疲朱墨數行顛草難禁牘尾之相求五色江花久已

夢中而奪去今茲塗抹實愧荒蕪良以結習未忘求人匪易

重搏下車之虎士者笑之如牽上水之船公其莞爾謹將製

成金屏十二幅匪襲完固隨狀上呈伏希省覽齎送不宣

致毛世兄公啓

燕秦伊阻麟羽長稀前奉瑤緘遠徵吉語欣諭師母夫人兕  
觥介祉鶴紉延釐芝蘭玉樹生庭階奉起居於入座故吏門  
生滿天下祝壽考於期頤我世兄紗幔傳經蘭臺授筆采芝  
菊而綏純嘏合桃李以報春暉進企鯉庭莫名燕賀某等鶉  
圻遠宦魚頌同殷謹製金屏副以丹幃尊彝開北海愧未與  
於賓筵朝莫對南山如親承夫色笑

唁顧嵯憲啓

千里望雲日下每通於竹報一朝馭鶴天涯同位於麻衣驚  
聞憲太夫人翠水歸真瑤臺示寂明公杖桐雨泣解印星奔  
縱高堂康寧壽考之全歸究何解孝子終天之憾然明公躄  
踊呼號而致毀寧不傷慈母九原之心節哀固屬於恆言保  
身實望於今日某某昨離大故備荷溫言憐東閣之故人錫  
北堂之哀誄方謂白司愛日非零丁薄祐之可同何期袒搯  
評天亦上下同聲而相應靈萱已矣風樹悽然徒以伏處苦  
廬莫親椒奠素情上薦雪涕交零

謝愛伯師惠瓜啓

朱夏方炎綠沈載脫剖之金刃浸以寒泉瑩若素雪青莢暈  
光甘勝紅冰玉犀皆脆伏承寢門之祭剛及戴禮之時以載  
酒之門生比分甘之子弟祥青門世隱久習耘鋤玉井照人  
益清肺腑既溢頰輔之芬不勝臞腹之祝

謝愛伯師賚石華粉啓

奉教垂賚石華粉一器讞容揚帆瑤華盈羽昭儀斂袖碧唾  
留痕因崖蜜而得甘待青梅而成酢所愧清非樂令乃飲玉  
壺之冰渴異文園亦飮金莖之露

以絡緯致愛伯師啓

頃市絡緯二籠鼓鬢若怒振羽善鳴噫自孩提卽復愛玩往  
往豆籬過兩瓜地呼鐙花上捉生葉閒尋響黃瓠作供青篾  
爲房晚置花梢以飲清露曉歸房戶得就涼陰慈母樂聞以  
爲善警深堂篝火若答書聲織室月明無閒機杼至於葛衣  
罷浴竹院招涼列筍十餘繁響千萬聒耳欲裂交語不聞亦  
足蕩滌煩胃激引懽笑今者此樂久歸兒輩不圖京邑復遘  
好音鸞者以爲來自東陵已經再宿視其翅股略異故鄉斑  
翼刻花清商勝竹昔娛親舍今獻師門或者永夜失眠急響  
入聽登之琴几護以瓶花紗囊螢火便可爲鄰玉簾猶眠須  
防善擾



代張中丞賀陝甘制府楊到任並加宮銜啓

昨送蜺旌動謳歌於千里今瞻

鸞綉亞班秩於三公鵲報一傳驩聲四溢恭維某官舊部春  
回新恩露湛威加回紇郭令公再蒞三邊道翊元良周太保  
仍留二陝

帝曰汝爲汝翼可凝丞輔弼之間人言公望公才在太華崑  
崙之上黃扉卽晉丹臆允孚某謬領鵠圻深虞蚊負頻年思  
故里不勝敬梓之心一德佐 中興竊有執鞭之慕

代南皮師致彭宮保啓

加官不拜久騎湖上之驢奉 詔卽行誓剪海中之鱷艱難  
時局嬰鏢是翁恭惟某官嶺外長城中朝柱石獨開一府羅  
枚馬於軍前並用五材走孫吳於帳下遠聳壯略實啓愚心  
某來覲 上京權移南海欲金湯之孔固幸黃石之可師一  
切機宜專求裁斷現擬某月日輕騎出都乘輪渡海逐公上  
下譬龍乘雲氣而遊授我張鈴請虎帥國人以聽先布胸臆  
敬問起居

代南皮師與前制府張公啓

杜預接峴山之席敢謂齊名凌統將公瑾之軍惟堪慙護言  
瞻宗袞極切欽遲敬維某官表海英風臨淮偉望攻心定策  
絡繹征蠻之書曳足勞軍咄咤飛鳶之水將士迪其果毅  
九重鑒其樸忠屬弟覲 闕之辰當公乞病之日遂承 中  
旨權督南疆召未去而杜來蕭有規而曹守夙知執事公忠  
體國置腹推心尙望鑒我愚誠詳告舊政艱難共濟本無疆  
畛之分先後相承彌見鍼砭之合

代南皮師致兩廣李督部啟

廿年不見依然潞國之精神兩鎮交迎頗類文昭之兄弟金符迭代丹悃交馳敬維某官橫海英聲臨淮宿望沈香水碧喜吳隱之重來衣錦山高何秦陀之敢肆式紓

天顧深賴勳門弟

還珠南海已媿批前種柳西門又慚磔後

春風依舊猶自蕃桃李之花芟舍如新敢不愛甘棠之樹

代南皮師復趙提學賀任啟

時方試施  
宜一帶

是舊日翰軒之地旌節重臨羨後來館閣之英聲名居上遠  
承藻翰彌懃蓬心就諗某兄化被荃蘭春濃芹藻量來三尺  
炳江漢之靈文度到金針歷海濤之舊繡訪永叔臨池之蹟  
春水方生登青蓮問月之亭青山獻笑丕興文教益暢英游  
僕再過兩齋已逾廿載郭仍見并州之士庶不少逢迎顯孫  
教子夏之門人喜無同異

代南皮師復兵部六堂公啟

職分中外本對掌於戎樞望重台衡每推誠於疆吏欣承吉  
語式愜忭私敬維某官文武兼資功言並立指授方畧周知  
域中四夷八蠻之情召對

闕廷能言天下勁馬精兵之數英猷遠企芳佩攸資某重到  
荆湖屢更奠序天生五材而民並用敢弛備於承平制勝千  
里而人不知賴運籌於帷帳

李一全卷二十一  
代南皮師復會宮保賀任啟

長江風利龍驤假我以樓船鄂渚春回驛使先傳夫梅訊雲  
情疊荷露盟彌虔恭惟某官唐家李晟江表夷吾百戰而定  
河山先憂後樂一門而兼將相武達文通郭令帳前將佐極  
貂蟬之貴葛侯扇底風雲蔚龍虎之文卽晉黃扉允符丹臆  
弟屢移宦轍具有因緣太原嶺嶠荆湖到處學壽陵之步大  
析皖城溢浦經行皆召伯之棠黃石可師素書奚恡

代定興公致額中堂賀冬啟

五紋添線欣占化日之長六琯回春彌仰台星之耀鴻鈞遙  
隸燕賀難名恭維小山中堂見天地心持元會局寒花晚節  
聿耀五龍夾日之勳溫樹深緘密含萬象皆春之意寅恭既  
協合八柱以承天子律潛吹驗一陽之出地五雲瞻聯四海  
歌謳某鶉首重來駒陰自惜巖疆寄重於詩慚梗短之吟綸  
閣功崇在禮有履長之賀



代定興公致許尙書賀冬啟

回天地嚴凝於不覺澤暖如春扶乾坤正氣於勿衰陽生於  
子恭惟星叔同年曳履星辰依光日月睜矚兩府戎樞獨握  
於本兵早晚三台詔草行除夫真相梅花入詠見天心於來  
復之初松柏不凋結主知於歲寒之後卽持堂印莫旣軒輿  
某遠隔鶉維坐拋駒隙撫少皞庚辛之域無所短長齊麗公  
戊子之年慚分大小

代定興公致孫尚書賀冬啟

地當鶉首霜葭時切於溯洞天近鷓頭脂藥盡隨於恩澤元  
冬履序函夏臚歡恭維某官心見乾坤身持元會緇梅始發  
卽和傅說之羹繡線添長用補仲山之衰降網組而調元氣  
早回四海之嚴凝進君子而退小人默會一陽之消息卽膺  
枚卜實切葵傾某暖律徒吹冬臚未徧近思廣庇緣瓶凍以  
知寒遠奉輝光不衣裘而自暖

代定興公致高陽相國賀冬啟

天地嚴凝幸一陽之來復戶庭廣大實眾正所歸依再長春  
官彌愛冬日恭維蘭蓀中堂廣廟孤忠乾坤正氣九齡罷相  
視開元初政以何如彥博登朝覺慶厯老成之尙在際此陽  
升之會彌瞻風度之和繞閣行吟愛橫舟於野渡舉朝相賀  
行趣馬於沙隄卽入黃扉莫名丹頰某得雪占年涉冰勵志  
山河似鏡已潛回隴首之春劍佩穿花猶憶簇延和之仗

代定興公致張中堂賀冬啟

歲履元英，釐凝黃閣，書雲執簡，方占復旦之祥，立雪有心，莫  
接三台之坐，恭維中堂天子手調玉燭，識洞璣衡，兩府齊登，  
兄弟曜一門之榮，執三公共論師生，設隔座之雲屏，屬寒盡  
而春回，彌眼明而身健，冰壺朗映，收滿城桃李於門牆，金鼎  
密調，留數點梅花於天地，鴻鈞篤荷，雀竹難名，某遠在金方，  
倏更玉瑄，習勞運甕，忍虛陶侃之光陰，未問和羹，竊愧沂公  
之衣鉢。

伐定興公致同年諸公賀冬啟

陽和煙景又春生六琯之葭偉麗衣冠正日射九英之樹興  
懷舊雨諸氣冬暄恭維某官曳履星辰依光日月池邊鴛鴦  
深窺芸荔之生機闕下夔龍小動梅花之詩興酌天漿於白  
獸上殿陳謨候日馭於黃人登臺紀瑞蕃釐備至愉籥允符  
某金方遠宦玉律潛移別意誰短長折待臘將舒之柳盟心  
貫金石視閱時不改之柯

代定興公致錢侍郎賀歲啓

時新自河  
南讞獄歸

關中舊雨溯秋水以云勞天上使星與春風而俱返黃鐘入  
律赤烏有暉敬惟某官梁苑回鑣容臺秉禮鄒枚賓從羣知  
冰雪之心嵩洛高深盡助風雲之氣人受無疆之福

天開有喜之顏秩總春官緬司春於青帝光依日角效捧

日於黃人引歧樽輝彌深葵嚮弟鵲維再蒞駒隙徒拋三輔

韶光依然宮柳嶽蓮之詠九霄恩澤請誦銀鬢翠管之章

代定興公致閣中堂賀歲啓

地肇黃圖撫山川之似鏡堂開綠野緬杖履以皆春恭維某  
官心繫嚴扉身居履道

九重視其出處以卜海內之盈虛四夷候其起居以覘國是  
以輕重屬更歲籥爰冬暄翠管銀罍拜

長樂宮中之賜籃輿竹杖作洛陽社裏之賓引領東山傾心

北面侍鷄首重臨助陰自惜託遠驛梅花之使聊寄魚箋憩

大賢桑梓之陰願藏鳩拙

代定興公覆陝西京官賀年啓

出撫三秦幸託粉榆之蔭潛吹六管已回芸荔之春遠荷蘭  
言彌殷薇盥敬維某官丹地宣勤玉堂持橐一代夔龍之望  
依溫樹以聯班九天鸞鶴之羣入上林而接翅引詹曷采曷  
旣愉忱弟鬢有新霜心欣遲日金城柳老每慚節鎮之粗官  
玉佩花迎憶簇延和之細仗



代定興公致譚侍郎賀歲啓

伏以朝右欲周知邊事則范希文入掌中書羣情欲鎖鑰北  
門則寇平仲出爲節度出入之際中外攸資恭維某官內擢  
天官中興人傑關西建績勒銘萬丈之崑崙殿上給扶拜受  
三公之几杖爲元祐諸賢領袖潞國重來看會昌五百春光  
香山未老行布崇朝之雨以爲有位者風某再履鷄維益增  
馬齒他日當居吾此座深慚羊傅之言至今猶想見其人敢  
拜召公之樹

與張樵野觀察書

樵野明使君閣下昔林公愛馬爰標神駿之目叔子好鶴無  
忘對客之譽然卒未聞騁跡千里矯翼目前豈非嘉嘆者逾  
情而報塞者無具哉曩以陳生傾蓋之誼遂踐明公念初之  
室才非內史割炙相嘗辯愧彭生上牀徑臥錫以玉溪之集  
媵以雲錦之章好士之誠世罕倫比辭別已來輾轉滙上跋  
履幽燕北轍云勞南冠不第上孤明公知人之明內媿鯁生  
發篋之晚爲此鬱鬱音訊愈疏比已戢影故帷授餐講院加  
以清商應節素秋告至徘徊瞻憶如何如何伏維明公嶺表  
珠瑩越華玉曜投筆而起虎頭輕萬戶之封學劍不成重瞳  
薄一人之敵鳴勒河朔轉旆山東平遠中丞方開都護之府  
遂有指臂之寄談論世務深相燃贊故能廓清銅馬夷滅青

嶺北底黃河東平渤澥矛頭盾鼻草露布以如飛劍客奇材  
載鋒車而並至久歷戎幕遂躋廉鎮功烈之盛誠千載而一  
時也既而論功北觀迴翼南圖攬轡荆山鳴騶楚甸雖復總  
茲戎重寄以軍諮而江漢已清無礙胡牀之興應劉咸在屢  
多公醜之篇於是叩銅發響飛觴賂韻戟門小吏腕脫於鈔  
書幸舍賓僚習竊於投轄往往春苑新花秋林脫葉提琴就  
竹拄笏看山靡不環製因心鴻詞鑄物宮商發響絹素傳馨  
殆所謂牢籠百家雕績萬象者焉近又聞旌旌西指沱潛旣  
道宣洩波潮夷戮豪猾拔薤去本杜揭竿之逆萌爲壑殃鄰  
申曲防於五禁斯又氣凌犀弩手障金隄而以嘯詠之適述  
謂壯心之耗豈其然哉某以七月之望來踐講席煙荒竹殿  
蝕銀管以無光花落渚宮淒露桃而斂色江山信美吾土云

非幸與施謝二子譚藝甚樂孱軀無恙勿爲深念頃因風便  
勉自陳啓臨書草率詞不宣備

答潘鳳洲孝廉書

鳳洲仁兄足下自辛歲覲止深相慕悅願惟僻陋懼見遐遺  
蓋跛蹶之材自慙於千里鹽楨之質分屏於夷光徒以勝流  
引翼得侍清塵坐席行衣隔花若接胡牀塵尾彌日與譚舊  
歲春明相見尤數私幸太倉陳粟與芳菰而共豆崑山片石  
隨瑤瑛而並襲兄常語子珍云長安饒士同心蓋少獨雲門  
與子可訂久要聞命驚疑逾於所望惜別期較促歆血未成  
然每念斯言未嘗不慕義傾風撫膺生感客臘李君自成安  
來復辱手告及近製五紙諭慰情勤有逾骨肉不知何以得  
此於足下也人事煎迫又聞從者將赴大名念欲報書未知  
所向遲遲至今幸不罪責仁兄在鄉州爲冠冕於同輩爲龍  
鷲願使長材遠役荒縣悲歌傷氣類賈誼之在長沙知己誰

何譬虞翻之居南海誠當歸過時相窮詰彼蒼然而宣聖固窮乃述六經子輿曳縱聲出金石王孫匍匐而後有垓下之功應侯相秦而先有魏齊之困故發憤則著書者窮約之功也養器以待時者申誦之理也鄉使仁兄優游京邑取重卿相則冠蓋若鶩將廢深沈之思絲竹娛情且有喪志之悔又安能專所獨至以待彼將來也哉方今天下未便無事巨川之濟必有其人而仁兄所治名法縱橫之學又末世之鍼砭痿痺之上藥也勉蓄修翰以俟奮飛目前榮落未足爲病若弟者楚中將家之子也乘資荏弱不克負荷願其受性癖嗜文史而囿於鄉曲無師友之益發其篋書希甲乙之部乃至敗漁華藻掎摭筌蹄喜製小文旁侵側豔逞皇考之詞卒未登於大雅除吳楓之句概可棄於江流始逮事於南皮近沈

經於越纓聆其餘論稍知樸學於是劣辨形聲閒通雅詰願  
行年三十裁從事於尉律之所課見誦於學僮之不如不亦  
愧乎特其受知魁儒結交才俊殆由天幸非其自爲張李二  
師以入室見期陶氏諸昆以骨肉見待以至仲修絕學許其  
兄事仁兄高誼亦顧弟畜豈真龍門可跋本有攀鱗之魚鳳  
德有容不棄搶榆之鷄哉毋亦以爲量才則短信誓則長聆  
朱生把臂之談廢書流涕讀孝標絕交之論疾首興嗟苟一  
得之可求固君子所不棄也自去年秋仲偃息保陽局程多  
暇稍事元覽而牽於疾病誤於帖括日月如流學不加益以  
告知己能不慨然來告以謂今之官書異於私史而中外交  
涉或前志所未聞建置增多或史例所未備期別錄一冊以  
資掌故此事鄉與叔寅亦嘗議及累月因循迄無所就或俟

春明反役勉成此志耳見寄各作根抵先秦下逮兩漢自晉以後筆所未涉平生所蓄良可概見惟云人事迫迫恐朝露有期用錄副於足下云云仁兄屬當盛年遽爲斯嘆固窮愁之見迫實吾黨所共傷然以兄之盛名海內延望而肝膈之語獨屬鄙人萬一後死有時不當令斯文墜地也丈夫生世要當立功竹帛顯揚先緒遲世雖蹇貞志不移聞者春風始和燕草將綠計車已澤轅馬載鳴亟盼兄來聯軫北紉都門故懼溫酒相待執手以看顏鬢如昨則垂楊十丈朱樓百重吾與足下驂靳其閒當不復知離索之苦也雲龍上下息壤此言未旣之誠俟之晤語丁丑上元前夕



與邵小村觀察書

曩在辛年相逢棘院上下雲龍之契周旋鞭弭之間譽我文  
雄期君遂頂南皮會上方耽秉燭之游北府籍中並號千人  
之敵雖鸞羽偶銜而鳳德不孤點也狂生樂而忘死此則結  
交之始也既而仁兄接軫星郎忘情粉署而弟尙三番獻玉  
萬里游燕屬以仁兄近筦西樞綜司典屬文檄縣於筭束調  
和甚於梅羹每日昃而不遑幾五官而並用遂使清塵罕接  
曲醕長希然而賦空簞於黃門不無慰贈感飛花於紫陌偶  
共茶棊此中年以後之情事也洎乎天山責諾黑水蒞盟索  
我謹陰之田規復燕雲之地何期崇虎遂持澤龍舉督亢以  
授秦信商於之誑楚於時仁兄陳湯爲副常惠偕行抗颶狼  
虎之羣咄咄敦槃之際屬以良霄懼執陽虎潛逃兄獨對虜

庭孤懸海外衛律屢諷誓蘇卿之不同季孫逃歸惟孟椒其  
猶在於是馳書樞近告難鴻臚謂肉食不足謀而要盟可勿  
踐棄地與敵首發秦會之之奸增幣過多請正曹利用之罪  
卒能改回鯁誓劃定鴻溝絕夷狄輕中國之心明君子臨大  
節之義鄙生鑄錯賴補袂於留侯尉佗弄兵服折衝於陸賈  
此又仁兄持節萬里不戰屈人之奇績也弟燕臺再入屬張  
騫方使崑崙及漢節遄歸而嚴助又辭金馬卿雲自遠會日  
常稀閒者仁兄鳳翥吳中鷹揚海上使廊廟不憂東顧而貢  
琛常自西來千騎宣風四夷拱手猶復樂賢置館避聖啣杯  
辟庾杲於賓幃屈朱游於屬吏而弟則一官補外兩載居廬  
失意貴臣屏身鄉里驚退之之文字謗譽相兼入翟尉之門  
庭蕭條似昨夙昔齊名之士大半麾旄少年同學之人今皆

方面猶憶仁兄同驅槐阪共燕新亭入元禮之舟中神仙若  
接會茂先之座上常談不聞樽酒未寒息壤在彼今者繁花  
競發春水方生欲趁長風來尋舊雨人歸朔漠請譚域外之  
天江到吳淞舊是朝宗之地定知鬢顏無恙費來猶是書生  
舊學重商別後不無心得披帷斯在倒屣非遲其處我於東  
閣之閒賓從之有乎

下第答友人書

垂翅來歸烹鱗失喜珠璣滿握肝膽照人伏惟某兄冠冕上  
庠消搖下澤翛然遠引人事之外出而結交天下之英不戚  
戚於賤貧不汲汲於仕宦繫吾良友爲世畸人欲解白蠟之  
謝爰有素書之賁載欽古誼深感愚心弟書記十年禮闈三  
黜凡夫有司不明之謗等諸司空見慣之餘蓋取士猶探箒  
也既無姓氏里居可辨則暗中甯易得人考試猶博奕也既  
有彼此勝負之分則失意安知非我又况學無一得譽有不  
虞新進愧謝於劉蕡試官恨失於方叔虛名標榜稱穆脩能  
古之文敗卷傳觀明項羽非戰之罪斯亦足矣又何恫焉道  
路傳言 恩科載舉情同失馬謂非福其焉知事異攘雞尙  
來年之可待自歸里閭旋詣經帷悵望秋天眷懷舊雨人心

各異惟酸蔑之與同吾舌尙存知張儀之無患敢告惠子勿  
晒仲由

與改汝翼書

汝翼足下聚爲膠漆別爲參商郵書敘心久無還答比者又  
聞東夷罕入鹿耳失守遠驚吳會近震三山每念足下嬌女  
從姑弱弟居里逃聽鶴唳實悻心魂增祥偃息敝廬再逢生  
魄爰以秋孟來踐講席方來之日蛛網縣門黃蒿入戶朽柱  
多菌古瓦易松道稍葺治始可棲息蓋昔邑之名豪所營別  
業緣事輸入遂爲講院其前橫縱十畝宿莽臥生中闢一池  
深可尋丈環樹嘉植莢柳居半涼風入樹尙有鳴蜩疎條媚  
秋微露織月他如楓楠桑杏冬青之屬接葉鋪葦連柯竦翠  
循池而西峭石傑立錯蘚成飾與樹爭高惜草深於人未就  
攀陟當俟肅霜載零爲殺百草麋泉剔玉剝苔露根更須春  
融水滿池萍盡碧遂因臘雪益注甘泉然後帶藕生蓮買魚

放子臨水種竹養爲笛材荒徑補籬多栽菊草時復歎侶命  
賜連情發藻扇泥爐而燒葉解疎巾而挂枝幽居之樂良可  
取辦又居室五楹中特寬廣家非百口易可求安行當鴛西  
塞之舟巾懷縣之輿迎我二人來就魚麥則朝夕無倚闥之  
望循陔補白華之什篋書尙存授之兒輩短詩欲寫亟命門  
生斯又夙昔所心儀索居之一快也敬報故人勉加餐衛發  
書之日卽望還鯉諒能鑑此區區

至宜川與友人書

傾蓋相逢得長安之今雨翦燈共語有正始之古風試手裁  
花裁書報竹敬維某兄西極龍媒南州鳳翼小范作岳陽之  
記憂樂同民大蘇判鳳翔之時文章名世入座而不衣自暖  
飲人則有酒皆醕別日已多清暉在抱某學疏讀律政拙催  
科臣之從政也新邑之被兵者數寂寞桁楊之下庭無訟牒  
而常閒蕭條烽火之餘市有醉人則稱瑞十室已空其八九  
可言僅得於二三矜此下民何心上考二月緜而五月數忍  
令剝肉以醫瘡七日戒而三日齋誓欲籲天而請命



與陳伯雙書

涉春已來陰朗略半小園花藥得氣較多菊畦禁鴨勿踐新  
苗蘭根剔蚓爲易舊土慈闈多暇頗用自娛因憶安州官舍  
落成最蕃花樹階前竹筍忽已成竿舊歲桃柯今皆齊屋足  
下讀書之暇事隙之辰奉板輿挈嬌女松石之際盡去冠簪  
茗椀之旁別置棋槩清興如此知復何窮增祥疾患略無所  
苦朝飲甘菊夕餐英粉常覺榮衛和平耳目聰明敬告故人  
勿爲念耳

上南皮夫子第二書

去廬一箋由再同所轉達想邀慈鑒伏讀邸鈔知我夫子入  
晉以來周諮疾苦將簡循良之吏以爲根本之圖譬醫疴羸  
之疾而進以葠苓遇翳桑之人而遺之米肉誠無有急於此  
矣惟是人才難得求才於今之仕途則尤不易天下無論何  
事皆先講明之而後嘗試之村塾授徒無不識字者入五都  
之市逐什一之利無不知九九之數者至於服官則不然以  
甲科進者當讀書之始知有帖括而已其於世務懵然也以  
軍功捐納進者知有聲色狗馬之樂盜財積穀之方而已政  
何以平訟何以理勿問也然而貿貿入仕爲大吏者亦循資  
而用之輪班以委之是以牧民之日爲試手之初大邑大官  
不如美錦此仲氏所以賊夫人而子產深嘆於尹何者也夫

平居不立志臨事不究心上無激勸考課之方而下惟以妻  
子財帛爲事是故以之治民則民殘以之任事則事敗今欲  
簡拔材雋當自破除常格始欲培養人才當自激發志氣始  
欲其競於功名當自崇氣節尙事功始欲其以實心行實政  
當自祿足以養廉始今天下之患在於貪而吏治之敝在於  
庸貪則其賢者捋死不瞻而無暇遠圖不肖者唯利是營而  
罔恤廉恥重以積習相仍因循不振遇事敷衍曰宰邑之良  
先意承迎曰逢時之僥其有位置自高材器殊異者非置之  
閒散卽加以排斥志氣何自而興功業何自而出哉且夫君  
子用人當其少也則用其氣其壯也則用其才與識及其老  
也則用其望而已此數者用之失當則各有所絀養之有方  
則兼收其效何以言之少年始仕本質未漓鼓行而前無所

繞屈然鹵莽之失往往有之及其更事既多浮情漸減事理  
獲觀其深物情略窮其變而疇昔盛氣耗於室累者什之三  
墮於名場者什之七事至物來有不可爲而爲之可爲而不  
爲者矣至五十六以後宦成名立矣而禍福太明人情太  
熟其視天下事舉不必爲而後世名亦無足慕王公憤憤伯  
始中庸朝廷或以舊人任之以宿望推之而得其力者寡矣  
夫以氣任事猶水之浮物風之驅雲也才者舟之帆楫也識  
者車之軌塗也望者猶木之有豫章物之有麟鳳也三者皆  
乘氣而用氣不足則雖有虛名而不獲實效今欲使人才日  
出士氣日伸亦終無以易祥前說矣夫資格限人賢豪短氣  
官場錮於積習長吏局於成見試用確有年限委署不過瓜  
期隨其班次爲銓敘而才之優劣不與也因其境况爲調劑

而事之治否勿問也。大府以虛文飾聽，屬吏以謹愿藏身，雖極循良而任滿者，民不能留，雖甚庸懦而資深者，上不能抑。遂使騷鴛同阜，蘭艾連莖，何以奔走材賢，激揚風化哉！今惟舉資格之說，一切破除之，則賢者興而不能者，勸矣。志者氣之師也，志氣者學問事功之原也。志至而後氣至，氣至而後事成。事集而後名立，人莫不慕功名而往往無志節者，貧累之也。今天下士貧於學，農貧於田，商貧於市，官貧於朝，夫身為士大夫而日有溝壑之懼，家無宿春之糧，誰能忍死而厲夷憲之節，修周孔之道哉！夫官貧由於祿薄，而今所謂官雖薄祿無從得也。一省之官浮於缺者，數倍；浮於差者，亦數倍。侏儒飽則臣朔飢，雞距長則鳳毛短，國家何愛此什佰闕冗之員而不伸二三豪俊之氣哉！今誠嚴加澄汰，明立限員，員

與飲不得過一倍德與才不必限一科要取祿足以代耕而器足以適用由是寬其小過責其成功能者盡其所長賢者久於其任使夫一二志節之士恃上官之知我而敢於有爲恐大賢之薄我而嚴以自守如是則經世之才日眾而剛勁之氣不衰以之亭毒八表鞭撻四夷美哉始基之矣祥於夫子有史遷執鞭之願無子路不說之時自侍几席祖聞緒論竊嘗鑑人倫之臧否究當世之利病屬我夫子考試雜流疏通仕路聊復發之如此用以證其所得質其所疑又以夫子任天下之重當有高一世之功望者甚奢故言之近瀆惟曲垂神照不勝幸甚

上彭中丞書

增祥行能無似杓岱未親猥以志局將開采葑下及往承鈞  
翰待以總修近捧聘書命之編輯望輕實重遇密才疏屬張  
中丞師招往太原不獲從事桑梓前者面陳一切已蒙俯鑒  
下情許其如晉矣復以目例未定俾獻芟蕘譬如干門待闕  
先成畫地之圖萬里遐征預作驛程之記謹蒐討舊籍恪守  
師傅分別欸目標舉義例凡若干條繕寫呈上敬俟財擇抑  
志局原定章程尙有不概於心者因併陳之伏查此次湖北  
修志一依順天志局之例分門認纂計卷送脩法誠善矣然  
彼此情事各有不同明公昔尹京兆籌款維艱事從省約人  
皆相諒今則器局恢廓海內延頸孤寒競薦牘紛來而此  
例既定全書分裂其前之認纂者則買菜求多其後之來歸

者則乞餘不足此不能如順天之均平者一也順天原議推南皮師爲監纂近則繆小山廖策羣兩君實尸其事分修諸子大抵簡練之師湖北則總閱有名而無實參閱一往而莫來分纂旣成誰爲審定分修不善誰肯疵瑕雖例中有發還另纂一條然其先苟不能修其後又豈能改此不能如順天之畫一者二也此例倡之於南皮師爾日亦因地制宜耳若師此時爲湖北監纂必不能以隔年之百葉作今歲之憲書也况順天修志前無可因博採精學用心較苦故每書一卷酬金五十誠知其難也湖北嘉慶舊志底稿出章實齋編訂爲陳愚谷當日萬軸圖書儘供考訂六房案牘足備參稽故其書簡而彌文博而有要今之嘗稽舊志者不過因其目例稍統紙版未善此特皮相之論耳其實書成百卷卷卷情



若使今日平地爲山豈能及前人萬一耶夫地志號爲最難者無過輿圖沿革山川藝文金石宦績以及人物列傳而已舊志除圖繪未精外自餘各門固無事於改作也故今日但有可續之新書而無待改之舊志以祥約計他日書成至多不過百五十卷而舊志百卷全可因依查致送修脯章程每書一卷最下得六十金不問新陳不分因創然則分纂諸君但將舊志鈔錄一過比其最下者而酬之而六千金已擲虛耗矣此可謂之節省乎抑弊尙有不止此者各門中如疆域之四至八到戶口之幾萬幾千旣無可增又無可改照本騰寫遂予多金而細意鉤稽精心纂輯者極其所得亦僅百兩夫安坐可以得食誰則甘爲其勞因人可以成名誰則肯爲其創又用順天志例卷末書撰人姓名夫順天之志新撰者

也故有撰人湖北之志大半仍舊者也卷後書名書昔之撰人乎抑今之撰人乎夫以鈔者之逸同於作者之勞則人固不甘用前人之志復沒前人之名則鬼亦不受矣其弊一也分修歲鈔二十卷即可得千餘金而叅閱以下手定鴻編每卷至前其全鈔舊志者則當檢校原書其出自新修者未必即依來稿窮年斲斲心力交疲而所得不及分脩之半

按局章叅

開歲脩六百編輯歲脩四百

雖士仲知已多寡不言然在授食之人何其

薄待賢勞而優給繕寫乎其弊二也更恐分脩之士恥錄舊之名避尸位之誚訂所不必訂加所不必加以是爲非將前置後及叅閱者再三反覆仍用舊文是改舊志依然遵舊志也有分修不如無分修也

亦有考訂舊志真能補漏正訛者不在此數在明眼人辨之而已

其弊三也更慮文人好博復豔多金惟求卷數之增不顧志

體之雜一傳則多其篇頁如史館之課程一考則摭取蕪詞如博士之驅券查舊志人物列傳才十七卷益以列女得二十三卷今乃定爲五十三卷自春秋至嘉慶初僅二十餘卷之少自嘉慶八年至今乃有三十卷之多豈近來人物百倍古昔乎舉此一隅他可概見

議者謂列傳最難每卷百金夫嘉慶以後之人物須別自爲傳

厚耐可也若照鈔舊志二十三卷卽值二千三百金乎不可解矣

其弊四也今縱不能另定

章程而舊志新書終當區別其因依舊志者則但酬其緝閱之勞薄直可也其於舊志能訂訛補缺於新編能擇精語詳者則當鑑其纂輯之難雖多金不愧也如是則人心平而材賢勸矣今日之所謂難者輿圖水利爲最次則漕運釐稅洋關礦務國朝武功咸同以來軍制非練習故事通曉時務者不能下筆至若宦績及人物列傳則稍諳義法及文筆馴

雅者皆優爲之不足難也

祥所增方言一門他志多不概見此如曲裏之慢聲錦中之花樣子

珍遲菊皆優爲之

此時考證地理則有叔倪旁稽掌故則有遲鞠更

得子珍仲伊爲之主同鄉遜安諸君爲之輔明公宏總綱要  
區難易別勞逸辨窳良考勤惰使此數君子者通力合作併  
日程功譬循故道以疏河決排較易因舊基而築室丹雘何  
難以祥之愚決之三年之內不能奮迅成書者祥不信也祥  
今已置身局外本可無言亦正惟不在局中然後可以盡言  
又念明公加惠荆湖殫心文獻楚中人士凡有血氣者皆當  
膜拜而馨祝之故敢略陳其愚惟明公察焉祥日內卽赴蕪  
湖瞻游龍門迴如天上俟扁舟旋反再謁崇轅于瀆清巖伏  
增祇懼增祥頓首

與分修諸子論志事書

前定凡例十七條撮舉綱要而已茲事體大不厭詳求況承  
修者非一人人復不止一事若不分別欸目逐條舉例則此  
時各自爲政將來各自爲書縱復家握靈珠言皆荆璞而離  
之則美合之則傷甚非和衷之誼也今約舉大要厥有數端  
一曰攷訂宜詳也此時未纂新書先校舊志須將舊志所引  
之書逐一讐對再取舊志未引之書細心蒐補查局中應用  
書籍尙未購齊若一書未閱卽問心難信須是豪無滲漏方  
稱完密凡應資之書未經閱遍尙待補輯者卽不得謂之成卷鄙意以爲寧可遲遲奏  
功不可草率從事使書成而爲當事所糾駁豈非吾屬之過  
乎一曰徵文宜慎也藝文志專收書目而前人文筆僅用雙  
行小注附見各條之末是亦近來方志家通例但採擷之法

尤貴謹嚴通志爲掌故之書非選樓可比文筆劣者固無足錄卽佳者亦須慎選凡奏疏序記書牘文移之屬其有關形要有裨政術有益民生者誠宜甄錄全文用昭法守若刻石頌長官之績生金紀建置之年便須決擇矣至詩賦一體本於政事無關惟風俗中須引歌謠

近人所作竹枝詞宜慎採不採亦無妨

古蹟

門偶登篇翰然亦須其人實有專集其詩實爲名作方可採

入近人但有斷句無全集者不錄有集而不能不錄者不錄其他山川

形勝各門重在鈎鞞輿圖不在流連風景其一篇一詠膾炙

藝林者但當付之昭明何必更煩班馬蓋一朝官禮未聞與

雅頌同采百國寶書不必與風詩合撰此理至明惟載筆者

審焉一曰彼此勿相侵也疆域但記道里而溯其離析合併

二原則與沿革門複矣關隘但誌險要而臚舉方輿紀要諸

說則與形勝志複矣他如徵引詩文或既列此門復見他志皆由限斷不嚴致相淆奪今惟依據舊志粗立範圍其一文可兩屬者須核其於何門爲宜勿遽隨手闌入庶幾如布帛有幅各不相侵一曰前後宜相應也纂修雖各分門類然有不能抱定一門必須通考他志者如建置志中城池公署爲某宮修建者則當考職官表有無其人古蹟志中池亭第宅爲名人留貽者則當考人物志有無其傳他如藝文志當與儒林文苑相應兵事志當與忠義及職官表中武職相應人物志中科目出身者當與選舉志相應祥異志水旱各災當與蠲卹隄防相應其建置經政學校隄防諸志凡有興作改易之事爲官紳翊辦者皆當與官績及人物志中事蹟相應脫相繆戾則閱者譁然至如輿圖與山川疆域合沿革圖與

沿革表合更不待言矣若通省及各府州輿圖開方計里而以經緯度標於四旁則尤與晷度相合是在同局諸公互相商榷耳若夫汪洋恣文人每患才多連犴騁詞鈔胥幾於腕脫是亦通人之蔽賢者之過焉總之書不可太略期於曲盡事理亦不可太冗期於勿失雅裁今欲標舉一書用爲格式惟有近人所修江西通志體裁明密文章淹雅擬卽舉以爲例如纂輯某門卽取江西志某門作藍本其敘述之次第寫書之行款一切依之有不可通者則臨時變易至各門子目本宜詳定章程然以一二人之心思限以浹旬之日力舉八十餘門之義例條分類列著爲一定不易之程雖使班陳復生未見其可況驚下乎今擬請諸君分認何門先用別紙條其義例應如何排纂如何起訖宜看何書宜遵何體舊



可因者幾何當改者幾何政全無可因亦條示於上一一熟思而詳說之  
使不佞輩竭其愚忱相爲往復期於盡善而止庶幾規模先  
定觚翰後從免致成書之日復有改絃之事蠶見如此惟高  
明裁之

顧羊辛眉詩詞書後

庚辰之秋羊辛眉同年改官吳中出其詩詞二帙屬爲點定  
詩不盈百首皆丁卯以前感時傷亂之作詞則敘述閒情華  
言風語最後一卷與余廡和爲多旣反復率業避其尤雅者  
誌墨圖於上乃喟然而興嘆曰人生合散之際豈不悲哉君  
以終賈之少年丁孫盧之狂寇慈烏徒樹妖鳥燔林避地柯  
山遙流漢水拾遺北征之什箏鼓如聞叅軍東武之吟蒼涼  
滿目當年夏口半壁旌旗一望蕪城但餘煙草而况君工哭  
弟我乃無兄悲甚亡琴情鈞悼逝讀君之詩固已觸連牢愁  
沈吟身世矣至於悽入箏心豔含笙舌瑤徽三弄春機九張  
遇我旗亭嗤君田舍時則金箱紅豆日費三升玉硯香螺歲  
須十斛司勳句裏有定子之紅霞供奉曲中點花奴之白雨

讀君之詞宜若逸思雲蜚冲衿賦舉矣然而僧廬聽雨大非  
紅燭之筵團扇書名久蝕泥金之字前塵如夢墜權幾何蓋  
亦閉門之日長而飛英之會短也嗟乎烽煙轉徒骨肉凋零  
之恨其蘇也如彼琴觚鱗萃履舄雲從之樂其短也如此僕  
與辛眉皆逐鴛浮名縣愿息患才當壯齒已若衰年往往早  
雁初鶯聞而零涕新花墜葉見者傷神而况斯集原本性靈  
哀感頑豔者哉辛眉行矣歌春風之桃葉詠白門之柳枝固  
知隕宮不廢此事異日錄其所作郵書見貽益當出入吟諷  
悲喜交集也

吳柳堂先生遺象遺墨長卷書後

右吳柳堂先生遺象及致命時遺書入通公子之桓袞爲一卷清流歎悼題墨爛然夫葛侯奄逝肅遺像於千秋泉明告殂申諧詞於五子魁儒亮士異世合符往者皋蘭出師武臣失馭烝人數萬橫被誅夷先生少草霜簡盡伏青蒲蒼鷹擊於殿中餓豺縛於闕外卒也朱游請劍未正安昌之刑蕭育按刀竟絰扶風之議標直聲於海內返初服於田間泊乎穆廟登遐

璇宮聽政詔起廢籍錄用舊人於是黃州練副感

先帝之知人考亭儒宗銜徵書而赴闕屬當道秦希建危言頽然杯酒之間時擁名山之席人幾疑淮陽老去跡慕黃珣周僕狂來志希稽阮矣閒者

山陵告訖

原廟奉安先生匍匐門號誦

軒鼎卒遂攀弓之願自同懷石之貞猶憶徙倚經廊淒涼僧  
飯春原鬼語道院燐荒數夕禪燈一朝箕尾檢孤臣之行李  
圖史僅存掩蕭寺之桐棺深衣入殮前星一疏非茂陵封禪  
之書碧血千年是洪上爭臣之家可謂忠矣可謂仁矣夫以  
先生節如龍比勇齊賁育疑必具雄鷲之姿挾風雲之氣蟬  
蛻世事脫屣妻帑而乃明道春風謝安山澤翩然神仙之服  
粹矣儒者之容及其終戀周親處分家事反復詳盡條綜有  
方以至思竹林之舊游懷丙舍之貽厥布施佛地寶愛遺骸  
倉猝之閒何其密也此可見宇內高流都無客氣古來豪傑  
必近人情其在有明吏部就逮了山僧之墨逋椒山臨刑作

孤兒之庭諾以今眎昔不有同歎增祥跡遠韓門心傾趙相  
捧貞臣之諫草中夜以興誦老輩之房書鬢年已熟式瞻章  
掖載覽仁言覺此晝無愧凌煙知其心不欺皎日嗚呼百身  
莫贖痛子車氏之已亡九原可作非隨武子而誰與

汧上錄跋

汧上錄一卷李君雲生宰汧陽時所作君詩初學朱王吐詞  
妍雅及乙酉歲之榆林輕輿健馬往來於沙蓬水柳閒山川  
風雲之氣廢興戰守之跡憑眺感激一寓於詩故其所作精  
蒼勁健一洗平暢絳麗之習此集詞緣義起理與事兼述景  
必真擇言務實古人鑑誠錄風土記一以韻語出之儻所謂  
詩史非耶自來講樸學志開濟者每以詩人爲無用是殆不  
然其有枕葑玉臺浸淫崑體連篇金粉累牘宮闈此少年綺  
障也其人率輕儇而寡實亦有彫飾禽蟲鑄鏡月露一篇十  
日二句三年此專門絕詣也其人率溺於雅詞而憊於世務  
若夫本之性情達之政事其始也學而後從政終乃舉其甘  
苦之故而言喻之詠歌之將使後之人啟發性靈考鏡得失

其人其詩得非濟世之通材詞林之要義乎昔歐蘇二公爲有宋詩人冠冕其在官也皆嫻習案牘精綜吏事詩亦沈練浩瀚非迂儒小生所能然則詩人非盡無用特視其所學何如耳君詩至是凡三變吾尤望其進於歐蘇而後止也



張母李孺人家傳

孺人姓李氏鄞縣贈武略騎尉振國女年十七歸同縣張贈君某時舅姑已前卒嘗以不逮事爲憾擗節日用相贈君營宅兆如禮歲時祭祀魚蟹瓜果必手自潔治贈君故多病每疾作孺人輒不寐竟夕及贈君病篤指其子嘉祿曰三世單丁惟此一息其善撫之勿令失學言已遂瞑孺人夙知嬰日之義奉遺令唯謹贈君猶未殯卽趨嘉祿就學一日偶逃塾孺人捉歸影堂撻而數之曰汝父歿甫經月卽好嬉戲若此吾復何望乎且撻且泣嘉祿亦泣不可仰自是遂不復戲先是贈君家故貧歿後益大困孺人每辨色起就庭前朝陽工作夜過午猶篝燈縫紉不倦凡祭祀酬酢及子女裳烏塾師脩脯之費無不從十指出也年三十九以病卒謂嘉祿曰

汝名未成聘婦未娶妹未嫁吾憾終不釋矣歿二年得

旌於朝又十年嘉祿成進士入翰林今官編脩文采斐然而  
修謹自足人咸知爲母教云

樊增祥曰自秦西通市鄞之人以商致富者殆難更僕自後  
時相倡用商材之說於是閭閻賤夫以口舌得官者益肩背  
相望當世士大夫窮無復之有亟思變計者矣方贈君歿時  
孺人家無儋石嘉祿年十一學成不成未可知其戚有招之  
學賈者孺人堅勿許而課之益嚴蓋不忍背贈君臨歿之言  
又深知其子才學焉而必成卽名不成亦終不以他途易吾  
清白也嗚呼若孺人者豈不偉哉

先考墓碑

蓋聞四時代謝垂其曜者儀璘九京不作鏤其馨者鐘石故  
康樂深述德之思平原永誦芬之慕而况兜鍪七葉聿開金  
罇之祥紫戟一門並致緋魚之貴宜乎紅簫早暮絢其風霞  
樛里東西孺然樓觀貞松白石標五處之仙壇鏤管青珉峙  
十尋之華表先公字子重號鑿亭湖北恩施人也高祖勇毅  
公陝甘固原提督贈都督同知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崇班絕  
席圖象在景靈之宮長劍倚天亭障列酒泉之郡曾祖尙彬  
公三等侍衛廣東右翼鎮總兵羽林繫劍鉤陳叅華蓋之間  
瓊海無波玉帳啓蓮花之上祖東麓公湖北施南協副將考  
慎五公宜昌鎮中營游擊夜郎弭節久之遂作州民彝水建  
牙其後常爲寄客本生祖紹堂公本生考孟修公皆身齊律

度性合元和名利視之泊如宗鄒偁爲長者以先公貴贈如其官先公玉難觴辰蘭芬卯歲賓筵始與卽徵鸚鵡之詞小學纔通已工鼯鼠之對屬以乾蔭早謝景風紹封長揖謝章句之儒慨然有定遠之志於是春原試獵秋徑鳴鞘然隸而誦陰符手蔗而談劍術年十八承襲一等輕車都尉歷署郿中宜後督左諸營遊擊荊州營察將仍補宜昌中營遊擊絳都置帥而苟營復佐中軍玉塞論功而班勇重臨西域於時承平既久戎政不修校旗無復舊觀射士虛其常額先公威行徙木令嚴束薪嘯咤風雲旌旗更其氣象部勒子弟弓矢書其姓名臨江則赤甲風清入市而白徒重足舉凡山川形要星緯孤虛之說固力究而心研下至革筭木薦彭排渠答之虞亦器精而物備凡三經大閱再舉軍政並爲和門之

受連最之知故事武職參將以上當服官他行省制府裕公  
愛先公才不欲遠之故久不得調遲募容之貴用備非常老  
賈生之才具有深意咸豐元年擢廣西賓州營參將時則潢  
池盜弄寢已披猖轉粟千里徵兵十道五諸侯之星象搖動  
蒼梧九節度之麾幢張皇鬱柳先公世爲國爪身行間傳  
修期之草檄文刀頭取辦高孝璫之臨行陣馬上行歌風門  
坳者險甚封泥危同繞雷般機屢設雖九距而九攻堊布頻  
登寶三上而三斷八月二日樽桑未明晨霧四合我軍潛趨  
烏道疾度烏樞捫葛爭先衝枚彌勇凶門旣鑿鼓鼙動地而  
來漢將如飛戈戟從天而下比黃巾驚瘳而繡蓋已登爰馮  
蚩尤之靈遂奪崑崙之隘尋以孤軍深入羣盜如毛匪屢勝  
而屢驕幾俛得而俛矣先公援桴不息蒙楯直前礪上將之

靴刀斫情軍之皮笠當關絕叫孰嬰王雉之鋒阻水不移競  
服子龍之膽卒能完守要隘卻退凶渠軍府論功先公稱最  
捷聞以副將記名賜劄支焉會賓州盜警遂以是月趣遠本  
任賓州地偏朱戴野多青犢狐火伏於樊廟魚書置於琴波  
槩瓠兒童都工搏噬麓冷女子亦弄干戈先公簡練牙兵虔  
劉米賊始則遵東里之猛獮雍荏苒繼則推西河之仁涵濡  
禽鯉旬月之間盜風以戢大府交薦堪勝陸路總兵尋摧新  
秦協副將未拜復權左江鎮總兵左江練目潘某者狐敢馮  
戴虎真入市比當年之柳跡惟欲肝人甚近代之藤猶深居  
廈地先公幟帷雲駐符牒霜嚴限以三日削迹他徙宋公渡  
虎之政遜此威稜韓子毆鯨之文無其駿厲卒使耶那徐勃  
三玉斧而銷聲東道趙佗瞻鐵廳而避路由是討平諸蠻安

爾輩酋伏莽銷萌嘯林絕響如太陽之沃霜雪所過皆消率  
子弟以抗父兄其誰能濟凡夫絳帕焚香之黨錦帆負駝之  
徒莫不格其獍心收爲爪士居鎮歲餘軍民大猷尋擢湖南  
永州鎮總兵五年二月發左江鞞爭攀香花競祝俞侯旣  
去齊社尙圖其形陽嶠難留魏人自務其耳旣至湖南未履  
任權常德提督湘中樓鼓方急兜烽載揚唳鶴驚離修蛇突  
竄五谿勁盜出沒武崗之山三苗遺孽縱橫洞庭之野先公  
宣風澧水移節沅陵隆衝以攻渠嶓以守遂使豺狼遠遁家  
家登華妙之天雞犬晏然處處盡桃源之洞軍民悅安如在  
邕管六年七月還永州任獎官健禁情游急邊防飭武守材  
官盛夏若負霜冰戰馬高秋不聞鉦鼓永州山川奇秀礪壑  
幽深旣愜襟靈且助文字屬以階籤絕警郊柝無聲雅慕南

皮之游不忘峴首之志花閒阿殿每携魏野而來石上題名  
不署意真之字祭征虜投驍累百沈吳興與馬爲雙月必二  
三往游鉅錡年將五十始有唐廩居鎮三年謳歌競作八年  
八月朝

顯皇帝於京師萬里馳驅九重天笑曹景宗之英拔雅擅  
篇章段秀實之樸忠尤嫻占對凡五見皆荷溫旨賜克食焉  
陸辭之日

顯廟諭曰卿還湖南當授卿提督一切方略與官文詳議是  
則賜衛公之口敕闔外盡付將軍假涼國以麾旄御前就加  
節度君臣之際可謂深矣先是時相某公養望鄉州佐戎幕  
府操桓公之喜怒獨有王珣卜江表之興亡隱然殷浩先公  
之管輅之弗與通也至是代常何作奏斥李廣無功一絳



文遠雖方任然而當時廷辨雖曲貴乎田蚡今日人言尙不  
直夫僧孺旣辭南國遂返東山息交絕游杜門卻掃馬文淵  
之藥物豈是明珠曹武惠之歸裝惟携圖史言歸下瀝未辨  
稊田小隱青門並無瓜地然且樂談名理深挹化源抗懷山  
澤之游敕斷齋鹽之事虞初九百供夏簟之清眠栗留一雙  
携春柑而獨往自非臞臘罕試朝衣偶遇貴遊便障方麴顏  
特進之狂不傳兒輩王彥方之直見憚鄉人二十年來常如  
一日嗚呼雲臺未入歎新息之功高風樹不甯寶舉魚之罪  
重巨川旣濟俄遷夜壑之舟寸草方殷遠兆夢楹之奠光緒  
七年二月十九日以疾終於宜昌里第享年六十有九嗚呼  
痛哉先公天情純至內行穆清董茂元冬橘懷穉齒八州作  
督尙婉變於牽衣萬里瞻雲常感通於嚙指孝德有融人言

靡閒生平雅好墳籍閒爲詞賦和高王之敕勒熟杜預之春  
秋河朔軍前長吟諸將宣州集裏自署老兵才氣不減高昂  
格律略如長慶著有綠淨軒詩集二卷其他文移箋奏之屬  
又數十篇大半散佚元配王夫人繼配吾母徐夫人子二人  
長增肅早卒次卽增祥女三人第三適張兆桂孫二人廉庶  
曾孫二人八年十二月十四日葬於東湖五隴鋪周家棚之  
原在昔士衡嶽嶽實撰昭侯之銘永叔堂堂式勒崇公之表  
小子祥力窮負土淚盡諄天略紀徽猷用光來葉嗚呼一萬  
丈祁連突起可知驃騎之墳三千年白日重光永照滕公之  
室

告江陵縣城隍祈晴文

代

在昔城宇石廩爰開衡嶽之雲文妙羅池式廓陰蜺之宇惟  
神依於明德惟誠格於皇天苟請命之有詞庶感精而立應  
今當日月重光之世而鮮雨暘時若之徵頃月以來滲漉不  
時溢爲淫潦旣漂春麥更損秋禾中田有廬將起其魚之嘆  
小民蹙額寧非害馬之尤吏民之呼禱同殷朝家之正供將  
曠因念古者蝗不入境虎北渡河苟有循良決無災害今水  
潦之迭降必官政之乖方下官承乏有年奉職無狀譴出天  
降殃乃民貽萬姓何辜轉溝壑其非遠一身可代捐髮爪以  
奚辨惟神正直聰明保乂斯土禮隆祈報久矣並域而居路  
異幽明實則同民而治加以代天司牧受國崇封蒸民皆上  
帝之牛羊豈宜坐視黍稷飼河中之魚鼈亦獨何心伏望上

叩天闢式乾后土命羲和而夙駕召屏翳以回車民困以蘇  
物華斯茂在下官望太陽之念傾向如葵願上帝照下土之  
心光明似燭庶回天鑑勿作神羞敬布腹心伏增窘迫

告南五臺菩薩降文

光緒十八年三月己未朔越告日乙亥主祭官陝西巡撫  
鹿傳霖恭率僚屬齋戒虔誠致告於南五臺菩薩之前曰伏  
以慈航度世永無怨吝之民甘露滿瓶莫非功德之水比緣  
久旱深切隱憂爰命有司禱於臺頂鑿此三農之苦錫之五  
馬之泉靈貺方承冷風薦至畢星入月知天意之已回三日  
成霖驗神籤之不爽業蒙沛澤合送還山尤冀荷鍤成雲依  
旬降雨譬源頭之活水汨汨乎來俾隴上之耕夫欣欣有喜  
天上一滴水地上一尺好恰在於知時五日無麥十日無禾思  
更深於痛定不勝踴足之望宜伸報賽之誠永矢丹忱伏惟  
昭格謹謝

祭曾母那拉太夫人文

惟光緒十四年九月己酉朔越祭日丙寅前長安縣知縣樊  
增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

誥封一品夫人憲母那拉太夫人之靈曰嗚呼南陔香草秋  
露零而不芳西母桃花繁霜隕而凋色九天鸞鶴下迎八桐  
之輿三輔衣冠如失眾人之母焯哉彤管悽絕義篇痛惟太  
夫人環翠真靈曼珠清曾桂旗習禮流爲珩璫之馨蕙錦成  
文籍甚衣幘之譽昔我懷清中丞督糧而西也奉板輿卻坵  
鮒回蘭臺之筆改賦西征授蓮幕之餐皆從內出養堂花發  
偶置樽罍織室月明常聞機杼飯太倉之紅粟每念蒼生撒  
釵鈿之黃金用施黔粥凡露冕繡衣之澤皆春風萱草之心  
用能俾壽而康由身及子一躋廉鎮再綜藩條金符雙綰喜

看紅稻之文官舍三遷祇隔綠楊之樹年登大耋貴極三台  
既箕疇五福之全歸卽蓬閣千秋而何憾徒以三秦之託命  
惟茲一柱之擎天十日之間駭應劉之俱逝西面之任舍韓  
范其焉歸懷清中丞深悼人亡權膺疆寄星沈五丈舉朝惟  
恃零陵臂折三公專閫無如元凱慰秦國百身之痛賴永嘉  
八面之才而太夫人屬疾未平歷秋轉篤千官手板問八座  
之起居萬姓香花走百神而祈請昊天不弔愛日終頽詎惟  
門內之悲深實亦關中之祐薄也增祥靈萱已矣風樹潸然  
觀獻旌之卓地有淚無言聞祖括之呼天同聲斯應感深知  
己都無慰藉之詞痛抱鮮民彌觸存亡之恨庶回慈馭鑒

明馨尙饗

周孝子誄

君諱大齡字友彭湖南永明人也生有卻克之疾長含曾參之性冲粹無忤進止有則咸豐五年粵氛入楚永明居邊首丁其酷君知紅巾所過墓木爲摧闕地斷棺往往而見厥時慈匱方殯東郊涉慮深危拊心慘怛謂子鏡詒曰若盡室以行吾死殯所矣遂守母匱不去唯僕顧安從焉未幾狂寇大掠游逼幽宮謂此漆棺當煩椎鑿君躡踊號叫直前奮擊身被數創殉母地下賊感其義亦竟舍焉此則髮膚不愛以齋醮爲全歸豺虎雖橫遇忠孝而肢慄顧安逃歸具述其狀君兄幼奩司馬自京師還葬祭旌恤如禮鄉人私謚曰孝義先生嗚呼哀哉又三年鏡詒亦卒司馬乃以仲子鑾詒後君祥與鑾詒同舉進士交若金石思欲表章嘉懿輝離緹芸嘗聞



之潘生曰忠孝義烈之流忼慨非命而死者綴詞之士未之或遺某既嘗從史氏之末又重違鑿詣之請乃爲之誄曰

先民有言無勇非孝取義成仁九京含笑猗嗟夫子挺秀離湘玉姿淵令金心肅良厥有蹙疾不良於行靜爲鶴時動乃夔驥孝德有融稟於天素齒避炎疇筍溢冬箸齒已盛壯慕猶孩孺伯也馳驅載登皇路泉魚一泣傷哉風樹五父之衢殞而不墓時維蟻子嘯聚蒼梧狂兕出柙疾趨湘湖所至焚掘琴城爲墟摸金發壁析骸裂顙縣人奔避不啓居君曰無恐身與母俱別具車乘盡送其孥獨趨殯所仰天而呼林木慄動淚血模糊賊至三日大掠四郊至於黜廬脅君以刀君據母既曠日絕叫奮起徒搏力逾虎豹賊刃交下齟齬不暴伏棺而絕髮鬢猶倒剌寇愕貽釋械而弔慈輜儼然竟

嗚呼哀哉身體髮膚受之自親知其母甯有其身  
身殉母全雖亡猶存蹈刃如節擣齋何辛嗚呼哀哉伯也既  
歸家林息烽成君之志馬巖是崇生惟母依歿亦母從旌大  
其間飾孝褒忠嗚呼哀哉湯湯灘水嶽嶽湘岑玉以爲帶瑤  
以爲簪子姓孝友緋笏如林表茲孝義視彼龔禽嗚呼哀哉

重修湖北通志商例

湖廣之有通志始於明萬曆中左布政使徐學謨

國朝康熙甲子雍正壬子凡再事修輯皆統志兩湖其專屬

湖北者則嘉慶初鄂督吳熊光等所輯也是書草創於會稽

章進士學誠而蘄水陳主事詩繼之

章氏例日具在分爲三集日通志日掌故錄日

文徵今所傳者但稱通志蓋經陳氏改竄者也

分十四門合一百卷首

聖制終雜記徵引繁富考據鵠確誠地志善本也惟既乏表

文又無序例學校軍制概列子目濳封寺觀乃立專門公署

附以倉厥陵墓屬之政典此目例之未善也徵引羣籍偶缺

書名闕推一門獨無小序此體例之未一也詩文附載不作

雙行案語低書上空五格此寫本之未工也參差魚虎漶漫

麻沙適同坊刻之疏難語綫裝之雅此鑿鈇之未精也蓋昔

章陳同乘意見稍殊屬藁將成搏沙忽散終其事者不盡通  
儒故全志體裁未臻完美要其精綜浩博翔實典雅一書不  
掩羣謗何傷自嘉慶及今垂八十年文獻足徵修明用亟今  
擬稍易門目別增序例凡舊志已詳者撿其原注書目緝帶  
一過聞有未注書名者當逐條核補訂譌補缺實賴後賢其嘉慶八年以後  
政事人文當精考詳載以成信史蓋蕭規曹守本無事於更  
張遷史班仍但益增其未備事半功倍其今之謂乎

地志史之一體其原出於班氏若周禮外史所志又高曾之  
規矩矣李宏憲志郡縣乃涉古蹟樂史太平寰宇記始登人  
物自是以還體裁大備五行食貨職官選舉之屬依事類增  
條流繁密要其本意爲志方與名從主人豈容自昧自會稽  
章氏斷斷持議郡縣之志視同國史而謝氏啓昆修廣西通

志遂仿景定建康志例爲典一表四略十錄二傳八創立新  
名更張前軌後有作者大抵耆奇沿厥波流幾忘本意夫志  
者統名繪圖列表迭相經緯甄敘人物旁涉傳體前志有之  
誠所不廢若夫略也錄也考也猶之志也

章氏原目輿地  
山川志曰考

疊

牀架屋於義何取按

國朝康熙中嘗頒河南通志於天下爲修書之式雍正中

詔各直省纂輯通志復經部頒條例今雖索牘無徵然可見  
康雍間所輯官書卽通行格式矣博稽往乘咸無異名而  
盛京熱河諸志發凡起例出自

睿裁恭考欵目統名曰志若明胡松滌州志雷禮真定府志  
屏除通例故示別裁

四庫全書提要皆譏之以爲上僭史職殊乖志體要之志乘

列在乙部亦是政書期於斟酌與圖旁稽掌故今依舊志門  
目略爲增併首紀

詔諭末附志餘中閒分類十二子目八十有三義取通行體  
遵

欽定若變易名目無關宏旨吾無取焉

潛說友臨安志首紀御製其凡例曰惟關行在所者則恭載  
他不敢及限斷昭然不涉泛濫然其詔令通載前朝則失尊  
王之義矣乾隆開

欽定盛京通志以

繪音

天章二門冠於卷首近世方志因之爭修

訓典博記

皇言然

聖謨洋洋彌綸八表通志所紀限在方隅率土攸同例不備載今惟恭錄

特頒詔諭弁冕全書義取欽崇理無越畔

方志於目錄家屬地理義當以輿地爲主古之地志亦稱圖經則圖又全書之眉目矣圖譜之學近世益精李兆洛胡林翼諸地圖號稱翔密鳥道虛空獨得心解今準斯製計里開方爲省圖一府州圖十有一形勢旣明乃條沿革新疆故域昔併今分省置不恆申畫匪易今代爲一圖府爲一表一橫一縱相輔爲用自

欽定熱河志剛星野之談天測斗極之出地後有作者咸稟睿裁故暑度詳焉古人測景蓋以制域四正四隅不迷所嚮

故疆域繼焉山澤川浸掌自職方柏駢傳經鄜亭作傳故山川誌焉長江天塹襟轄九州國號天府地居形要故形勝坻焉上自成周迄於勝國虛封實食代建藩屏故藩封列焉至於風土名篇周侯宗懷之遺也方言著錄音釋語解之類也其他物產土貢古蹟之屬凡麗於地者都十二事咸著於篇爲輿地志第一

春秋之義興作必書有土有人斯有建置三輔黃圖及王士點禁扁諸書志建置之權輿也金城湯池所以衛民故詳城池棠舍松廳所以治事故詳公署坊廂以外村落雲連故詳鄉鎮設險守國見諸儀易故詳關隘輿梁徒杠民不病涉故誌津梁至於水利江防民生攸繫武漢荆安四郡湖澤交灌江漢紆縈河監天潛咸受其害開者愚民各圖自衛爭修私



官私隄堰今昔水道詳稽精對緯以圖說庶符指掌之觀或有揀時之策其他善堂義渡乃乘彝之所同飢溺之由己也合而志之爲建置志第二

經政名篇賦役食貨之所匯也近人務爲省併凡祠祀學校軍政之屬並隸一門輕重失倫款目繁碎今所志者按丁科賦則籍戶口計畝均收則紀田賦星羅十衛宜詳改折之由露積千倉猶見常平之法關權別分子口餉軍久設釐捐至若川引淮綱紛爭楚岸荆鑪武廠取給滇銅有舊設之膏關有新開之寶藏是用規募會要採摘官書條其因革著其利病除學校武備自爲志祠祀入禮儀志外總此數者爲經政

志第三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故降自龍門皆有禮志願會典通禮所載率土通行今茲所志蓋納禮儀於郡國志中要須文以質徵事緣地起乃無譏於泛濫矣考布政司以下各治所皆建有

萬壽宮祝嘏延釐以時展敬於是有朝賀之儀

先聖先農千秋俎豆凡有功德具列明禋於是有祠祀之儀祭器樂舞附焉其自先農壇以下凡春秋時享由守土官致祭者咸著於篇惟民間淫祀多建叢祠楚鬼荆巫無當禮意附於古蹟不入此門若夫竊越諸王例修常貢經繇江漢不廢送迎懷柔之經亦賓燕之禮也爲禮儀志第四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學校者風教所基人才所自出也考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周濬乾道臨安志皆專立學校一門而

常業激水袁柄四明諸志亦皆別志贊序不與亭堂廡舍相雜誠知其重也明包節陝西行都司志隸學校祀典於建置中謂二者特建置大端提要駁之曰自郡縣山川人物外無不從建置起者能全附建置乎我

朝重道崇儒右文稽古考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及

盛京熱河二志無不專志學校者是亦可爲地志通例矣今除

文廟祀典已見禮儀志祠祀門外凡學宮學額學田貢院試院書院義學彙爲一門爲學校志第五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楚爲四戰之地若敖以降歷朝軍制約

略可稽

國家以騎射威天下武功之盛上高阪涿荆楚上游八旗虎  
踞綠營諸將棊布星羅謹通考前朝條其兵制至於咸同以  
後潢池就平水師增新設之營凱撤有留防之勇其他驛站  
則關馬政舖遞則有額兵事本同條文難從略又舊志述兵  
事二卷始漢終明不詳昭代竊以三藩搆逆已倣擾於荆湖  
川陝流氣實發端於襄楚近者粵捻流毒滋深幸而

天威震赫以次削平江漢澄清痛定猶悸考兵志自新唐書  
始遼史分營衛兵衛爲二今用潛氏臨安志之名爲武備志  
第六

自董仲舒以五行災異言春秋歷史因之五行符瑞靈徵各  
志相繼並作

國朝陸隴其靈壽縣志亦紀災祥且曰感應之理不可誣

是亦懲勸之義矣舊志通紀災祥未有區別今備考前籍益以近事分祥瑞災異二端近者湖北之災水爲最鉅他如澤國防蛟山城患虎震殛之事閒亦有之至於冰象干戈木成文字理不可曉事則有徵匪紀異聞聊資鑒戒爲祥異志第七

班書鐫略始紀藝文方志因之博載詩歌廣徵序記是直以蕭樓之選冒班志之名甚無謂也今準范成大吳郡志例凡文筆之有關掌故可以攷見山川形勝及時事因革者皆用雙行小注綴於各條之末其先正著述則仿晁公武讀書記直齋書錄解題之例條紀卷數分別部尻兼注明存佚提舉大要亦有人非楚產書紀荆湖如盛宏之荊州記鮑至南雍州記之類例當存目匪曰借才惟舊志雜廁一編未分僑產

今別白書之爲藝文志第八

歐趙以後金石之學始昌鄭樵通志乃立專門

國朝若阮氏元謝氏啓昆武氏億所撰方志皆詳載金石今所傳粵東西金石略安陽偃師金石錄等書皆從各方志中推印別行者也其專志湖北者則有嚴氏觀湖北金石詩陳氏詩湖北金石佚存考據爲藍本易可成書舊志用洪氏隸釋之例鐘鼎碑碣具載全文訛者闕之不爲凡補或款識無存則旁徵於他說其心力可謂勤矣今全據舊文益以新拓爲金石志第九

漢書立百官公卿表而循吏則自爲傳近代因之秩官列表宦績著錄班分類別不相差次考陸氏靈壽志例名宦列傳卽見秩官門中蓋仿唐人廳壁題名記而表其姓名卽仿梁

元帝丹陽尹傳唐賀氏會稽太守贊而志其惠績因地附人見書知政固宜以類相從也舊志職官表文終守牧武迄衆游占籍任年悉著於冊宦績則取其有造於吾楚者他不備書今仍其例合爲一編爲職官志第十

正史選舉志不列入名今方志家所表蓋唐人登科記之遺也故事天子自詔曰制科大臣進賢曰薦舉隋唐以後進士始尊迨乎有明復增鄉舉準諸往記概得題名又李杜不由科目蕭曹不假詩書進自他途正多英異章氏舊例議京官四品外官文職三品武職二品以上咸著於篇律以文獻通考舉官之例若合符節至於任子爲郎官人以世所以長保富貴褒答忠勳

欽定八旂通志世職一門由此作也彙而表之爲選舉志第

十一 又案孝廉方正亦是特科同光以來奔競始盛夫此四字果能無愧則人物列傳早已安排若向多慚德外襲職名近者臺官業經嚴劾蓋秀才不知書孝廉父別居古則然矣今又甚焉表而出之適足騰謗故略之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郭緣生武昌先賢志爲湖北志人物之始舊志除忠孝文學數端而外概稱列傳蓋以別擇品流強爲題目三刀一魚徒形煩亂又稱雍正壬子以前皆以一統志爲準繩自餘按年增輯一遵斯義竊以方志人物法當略古而詳近蓋古人名行已見歷朝史傳一方紀載於古何加至於

國朝諸賢不必盡登史館百世以後文獻凋疏史局取材惟資志乘若復務爲高簡則是白闕前徽負慚桑梓矣茲於近百年來前勳舊德詳爲甄綜義無敝屣詞鮮抑揚文苑儒林據實增附至喪亂以來荆湖士女大著節義然士皆蹈刃女



蓋磨筭眾星齊明千鼎一味於事無殊於文爲贅今惟奇節  
異行得者於篇其殉難守節事同一律者郡縣志已備載之  
統部之書當宏總綱要義難彙錄又方志多紀寓賢章氏非  
之然使關中作記竟失蘭成洛下編書不收二陸於義亦未  
安矣今以流寓附列女後仍依范書而志方伎仿魏書而志  
釋老皆過而存之之義也爲人物傳第十二

通志包舉列郡網絡眾流條貫秩然事以類聚亦有前聞軼  
事無類可歸合之則雜甚俟鱗棄之則惜同雜亦舊志舉之  
今無敢廢蓋自小戴傳經已登雜記班生作志不廢虞初過  
而存之亦天祿識餘玉樵觚臍之意也故以志餘終焉

古人著書先分條目及書既成乃自爲序史漢敘傳皆在終  
篇蓋最後爲之者也如右所列雖曰發凡已近自敘是書立

體既闕承修非一欲求異日鉅編告成與今所言不相繆盍亦必無之事矣雖然畫宮於堵榘具規撫萬戶千門運斤較易中閒配隸子目標舉義例倚鞍立就容有未安匡謬析疑是在同志